

穆尔西：穆兄会的选择



7月13日，新任埃及总统穆尔西出席开罗警察学院的毕业典礼。未来埃及的政治应该是军方、议会和总统三足鼎立。穆尔西和穆兄会必须有充足的智慧，学会妥协，接受事实。

保命的最佳方式是“分享蛋糕”

穆兄会或许是埃及民众的第一选择，但穆尔西肯定不是穆兄会的第一选择。

6月29日，穆尔西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来到开罗解放广场，穿着西服，没有打领带，在激情而又流畅的演说中，他一度解开黑色的外套，让现场听众看他没有穿防弹衣，他说：“有你们和真

主，我很放心。除了真主我谁也不怕。”一切都如此具有煽动性，就像一个老到的政治家。

但真实的情况是，穆尔西虽然在2000年就已经竞选成为议员，有十余年的从政经验，但是与前总理沙菲克这样的竞争对手相比，穆尔西从事的大都是幕后工作，曝光率很低。而且，穆尔西在公开场合沉默寡言，对成为焦点感

到不自在，很难说是一个充满领袖魅力的总统候选人。事实上，穆兄会最倾心的人选是二把手沙特尔，他能言善辩，主导着穆兄会的重要事务。但是沙特尔曾在穆巴拉克时期被判洗钱罪入狱，有刑事案在身，被取消了候选人资格。还有一个参选的穆兄会成员阿布福图，则非常的温和，和华夫脱党已没有太大差别，决定参选总统后退出了穆兄会，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也没有进入第二轮。只有穆兄会临时推举以取代沙特尔的穆尔西进入了第二轮选举，与沙菲克对决。可以说，穆尔西之所以能够当选，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穆尔西的特点是比较强硬和保守，在穆兄会中属于价值观念比较清晰的。当然，穆尔西在解放广场上的演说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具有快速学习能力的政治家。

穆尔西学理工出身，是一位材料学家，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五名子女中有两名出生在美国，拥有美国国籍，1985年穆尔西回到埃及当教授。穆尔西的妻子纳格拉是虔诚的穆斯林，没上过大学，经常佩戴口罩，与“洋派”的前

第一夫人苏珊·穆巴拉克截然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穆尔西加入穆兄会，很快成为穆兄会训导委员会成员。像穆尔西这样恪守伊斯兰信仰而又赞赏

西方宪政体制的知识分子，需要穆兄会这个舞台，穆兄会也需要穆尔西这样的标志性人物。“海归派”的穆尔西加入“土鳖派”的穆兄会，或者反过来说，草根的穆兄会接纳“洋派”精英穆尔西，不但意味着穆兄会实质性的变化，还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6月17日结束，穆尔西随即宣布自己获得52%的选票，但是一直到6月24日，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才公布这一结果。这一个星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是一个谜。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军方可能找个茬儿宣布选举无效；另一个就是以坦塔维为代表的军方和穆兄会激烈交涉——穆尔西可以当选总统，但是别想要军权；如果穆兄会不适可而止，军方就发动政变，再次在埃及实行军人统治。军方在第二轮投票前夕解散穆兄会领导的人民议会，很可能就是在暗示穆兄会。在今年年初的人民议会选举中，以自由与正义党名义和独立候选人名义参选的穆兄会成员夺得了235个议席，萨拉菲派的光明党总共赢得了121席，加起来就是356席，占总竞选席位的71.49%，大大超过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形成了能在议会表决等活动中占压倒性优势的伊斯兰党团，其威力足以弹劾总统，足以通过立法手段威胁军方对埃及政治的控制。军方解散议会的理由就是，明明是穆兄会成员，为何还要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剥夺了其他真正的独立候选人的机会。

在这种时刻，穆尔西和穆兄会必须见好就收，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况且，埃及革命的发起者是“四六青年运动”，还有受西方赞助的NGO，跟穆兄会半点关系都没有。对于革命果实，穆兄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趁火打劫”，后来它又打破了自己不谋求控制议会、不推出总统候选人的承诺。因此，当穆兄会“意外地”获得最大份额的蛋糕的时候，保命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切出一部分蛋糕与他人分享，而不是独吞。这恰恰也是阿拉伯沙漠部落政治的传统。

照现在的局势判断，未来埃及的政治应该是军方、议会和总统三足鼎立。所以穆尔西和穆兄会今后必须有充足的智慧，必须学会妥协、接受事实。

材料学家或许比政治家更精到

而且，穆兄会应该也明白，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穆尔西和沙菲克的选票加在一起也没有过半，也就意味着有一半参加投票的选民对这两人都不认账，很多人是带着冒险、观望的心态参加第二轮投票的，并最终“两害取其轻”投给了沙菲克或穆尔西。穆尔西第二轮的得票率是52%左右，这就表明穆尔西真正的得票率是四分之一，与穆兄会在议会的比例恰恰相反。因此，穆尔西的政府必须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在国内张开双臂团结基督徒等群体，在国际社会上遵守埃及和别国已有的条约，以一个全体埃及人的总统的姿态做一个总统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做一个穆兄会训导委员会委员该做的事儿。更何况，穆尔西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虽然是由穆兄会牵头成立的，但是并不能与穆兄会等同起来。自由与正义党在纲领中并没有突出自己是一个伊斯兰政党，而是称自身为一个全民的政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最早的一批党员中居然有上百位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的埃及人），同时还有上千位妇女。据说，穆尔西可能会任命一位科普特人和一名女性为副总统。

在具有如此包容性的政府下，如果能把经济搞好，让伸手向穆兄会要救济的人减少，穆尔西就是成功的。反之，如果穆尔西在与犹太人、基督徒、美国人妥协的同时，未能发展好经济，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又要泛滥了。埃及经济是一种依赖外部支援和投资的畸形的消费性经济，苏伊士运河税收、旅游业、石油开采和劳务输出是埃及的四大支柱产业，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考验着埃及的穆兄会新政权。

如此一来，穆尔西面临的挑战恰恰不是沙菲克，不是大选中的另外两位对手——前东盟秘书长穆萨和前国际原

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而是穆兄会强硬分子。在这方面，穆尔西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与穆兄会交涉，什么事情是穆兄会可以做的，什么事情又是不可以做的。如果成功的话，穆兄会甚至可能因此而进一步改变颜色。材料学讲究的是配方和温度，指标非常严格，差一丝一毫都是不行的，作为一名材料学家，穆尔西若能将这些知识和智慧运用到政治中，可能会比其他政治家做得更加精到。穆尔西曾公开承诺，在成为总统后将退出穆兄会和自由与正义党。穆尔西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脱离自由与正义党，这样在面对议会时就能一身轻，但维持其穆兄会的本色，这样他有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领袖，就像当年提倡泛阿拉伯主义的纳赛尔一样。

整体而言，现在我们有理由对埃及的政治发展适度地乐观。因为埃及军人变得理性了，祝贺穆尔西当选；穆尔西也变得理性了，懂得适可而止，宣布被解散的人民议会复会，多半是做给穆兄会强硬派看的；美国、以色列等国家也都祝贺穆尔西当选。这种态势不能不令人欢欣鼓舞。美国为什么对这个结果认账呢？奥巴马政府对埃及的变化应该是心花怒放的：第一，美国跟埃及的军事同盟关系可以保证；第二，埃及跟以色列的和平不会被破坏；第三，埃及名义上是穆兄会执政，但实际上是一个全民政党、新的政治家在执政。7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埃及，与穆尔西会面，并为新政府带去了免除埃及10亿美元的债务、向埃及提供2.5亿美元的贸易信贷担保、建立6000万美元的投资基金的承诺。

未来，埃及政治的发展会充分展现一个伊斯兰社会实现民主宪政的特点，充分展现东方政治的智慧。在人口、文化等各个方面，埃及都是中东的老大，也应该是老大，带动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向前走。